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八 考異音釋附

書

與鳳翔邢部尚書書 或作京西節度使邢尚書亦如此而無下二字邢謂邢君牙也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質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下豈上或有是字赫赫乎洸洸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或無洸洸乎二字宜乎讙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操上或無或願二字湟或作隍

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蓋亦或作亦蓋說上有其字非是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閤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閤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干其宜也閤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或無假如愚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嫌亦方作又抗本無賢者至亦欲之九字非是日或作亦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得或作待已下精鑒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無方固字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若果能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閤下之功德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閤下之形容矣能或作行德下或有矣字愈也布衣之士也布上或有固字上下或無也字

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常或作嘗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悅閤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此上方無至字不上方無而字能下或有速字去或作進不能去或作不敢遽進際或作下進下或有竭字誠字或在容字下容下或有也字方無以字誠字左右至爲容七字皆非是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閤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閤下其無以爲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先下或有陳字書下有陳字皆非是來之下或復有之字其無以或無以字或無以字○洪氏家譜云公以下元八年壬申二十五歲中第十一年乙亥二十八歲上字書來官不得而歸出潼關作二賦又據程說大誤蓋賦序言五月過潼關因遊鳳翔上書○公發程說大誤蓋賦序言五月過潼關而此書言六月過潼關在長安之東鳳翔在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餘里豈有五月方東出潼關而六月遽能復西至鳳翔之理此書決非此年所作必是八年以後十年以前嘗至鳳翔而有此書及岐山下等詩也愈再拜

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過作過）方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其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方無有字云下或有耳字或有爾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若下或有于字而無比字或無等字）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諸本皆如此方獨杭本以其知以下四十三字今按此書本爲人求薦而杭本曰執事其如某何哉則似失以其人力不能薦已矣故諸本或作執事其知某何如哉語意似弱而亦未有懇切必求之意又無結末收拾之語敢又繼以鬻馬之說文意方似粗足然亦重複無奇文意首尾不甚通暢恐尚有脫誤處更詳之）

應科目時與人書（或作與韋舍人書）

某再拜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音汾水際）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匹作比方）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天下或有地字）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獺獺（上音賴下音闥水狗也醝瀆空頼聚瞻乎廢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或無十字矣或作年方从謝本云唐宰子礼部及第例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是專指宏詞試也言曲之蟹笑者十而八九乃上宰相書所謂得其所者爭笑之是也本多作八九年其義非也）如有力者哀其窮而轉運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

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而轉方作而輸轉之清波或作轉致之波濤）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鳴或作呼嗚下或有且字或作而嗚且號）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閤下其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

（正或作品方云此書謂賢尊給事者劉伯翊也伯翊三子寬夫端夫巖夫無名正夫者故蜀本刊作品豈正夫即品夫邪今且從舊）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方云無凡字）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蜀後輩下或有之字）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諸本無爾如是字已下有矣字蜀校矣作爾或作耳）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沈浮或作浮沈）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後下或无進字若上或无要字不下方无自字）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

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顧常或作必當或作顧當愈於足下乘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厚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或作又如何愈白

答殷侍御書志殷侍御字非是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月或作日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盲儒歎息踧踖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前者或作前人非是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尽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叙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爲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或作暇倘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爲大幸況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後漢何休傳陳蕃辭與參政事休任城人太傅陳蕃辭與參政事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墨守謂如墨翟之守城不可攻也於是鄭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數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舛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勸綽綽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綽或作擢如遂蒙開釋意人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將惟先生所以命作辭或詞愈再拜

答陳商書商唐志有集十七卷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知或作智且方作具愈

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者（无字）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諸本皆如此獨以閣杭本以律呂二字爲宮宮字云因語琴瑟尚宮鐘尚羽重者以細輕者以大○今按所引因語是也然凡作樂者八音並奏而其一音之中大者爲宮細者爲羽莫不皆有五聲之序又以六律六呂節之然後聲之大細得其次弟而不差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而八音克諧是也其曰瑟琴瑟尚宮者非謂瑟瑟只有宮聲也但以絃聲大細恐其掩衆樂而不可聽故大其器使其聲重大而與衆樂相舞耳其中固有五聲而聲必以中律呂也（意似以琴瑟專爲宮聲而不用它律呂者故特取此說本耳今以諸本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耳句絕諸本如此獨以鼓爲瑟而爲句絕其下瑟字乃屬下句曾本上亦作瑟而下作之皆非是）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求齊或作竽或無也字皆非是）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求上或有也字道於下无此字）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無或作誠或無上有誠字）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議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言下无之字）愈白

與孟尚書書（孟下一有簡字）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慄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或无吉州二字下云故吉州二字下云故吉州二字下云故

則疑其有所未睹且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養之實而
而躬之於身也是以雖其所以自任者不爲不重而其平生
用力深如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則又未
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與游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
僧道則亦僅得毛干暢觀灵惠之流耳是其身心內外所立
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爲息邪距詖之本而充其所以
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旦放豚焦悴亡聊之中无復平日敏博
之過以之樂方且欣欣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
之孝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
尽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碍之懷乎然則凡
此無益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禍不
孝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虽然使公於此能因彼稱神之下自
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一旦戛然反求諸身以尽聖賢之編
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爲外物侵亂者將无復羨於彼而吾之
所以自任者益俠乎其有餘地矣豈不偉哉

又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又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慶下或自字）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福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崇作福）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布森列作布森布○今敷公淮西碑亦有森列字可考）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或作非大惑故）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横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子下或有有字或復出聖賢之道不明六字）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云或作曰）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至作淡非其經或作經書或下有書字）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

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尚皆字或作皆尚）無尚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一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崇作貴上又有知字○今按宗上已有知字下上又有貴字不應複出）非是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上音朱後漢南蠻西南夷傳衣裳班闌語言不明之皃侏離注蠻夷語声也語不明之皃）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向作尚）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無於字）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甚作耶）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而粗作粗）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厚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答呂毅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史記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執轡愈恭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漢下無者字）以吾子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出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

（无書格自各四字非是）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貫或作實）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下熟乎或作熟邪下或有其字）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鄉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從閣本意下有在乎云）意在嗣意之所屬也左氏晉君少安不在嗣位龍穿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漢書王莽意不在哀義祖此也○今按但如韓本語意已足不假在字為奇也政宜能亦復幾何而已不勝其贅矣此近世所謂韓公為之哉邪謂古文昔之聲而謂韓公為之哉邪（初亦失點而乃曲為之說以當後人故不可以不辨或者又疑在亦草書者字之誤更詳之）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夫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繫上破字有脚字）（破一无衣字繫上有脚字）者下或有也字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眞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無世字或作媚俗或阿上有媚字或作媚俗）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或注古二字）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慕仰風味未嘗敢忘（書下或有狀字）使至連辱兩書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連辱連紙作）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綢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欽想所為益深勤企（欽上有重字）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何幸之大也（於下或有古字）愈雖無節槩知感激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知上疑於字或作仲字誤下無漢出默字○今按讓本皆未安疑本用易有言不信之語若作言有可信而讀如字則其義通矣更詳之）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

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已以報見待惟且逢之勿遽捐罷幸甚去心或作忘去其心或無期之無已四字捐一作狀故其詞亦用然始躬不甚作文○今按捐罷字疑衍○又按此書頗也傳曰君子竢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祇增愧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爲喑棄去祿或作亡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兆作是事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貞安而樂之者抗或作伉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附字疑衍蓋濟固合立傳下應言附書也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摽白其先人事伯月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竢愈再拜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八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九

考異音釋附

書序

與鄭相公書 鄭餘慶時鎮興元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元和九年二月以鄭餘慶爲興元尹餘慶辟孟郊參謀郊挈其妻行至閿鄉暴卒）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不知所喻舊与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裝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爲遺孀（音霜孀寡也是歲十月葬郊其費皆出鄭相及東野以往還者以其餘賙贈給其家郊元子妻鄭氏）來久之賴孟氏兄弟在江東未至先与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孟下或有氏字）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所与及裝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

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諮或作咨）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袁滋先鎮袁陽後鎮荆南不知也書的在何時地）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与諸弟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処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逼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深独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与晤語（与或作以）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事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閤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絶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横棄道側而閤下簸櫝尚有少闕不滿之処猶足更容輙冒言之退增汗懾（簸或作賣）（元闕字）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

（公綽時觀察鄂岳）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或作窟巢）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此用莊子語抗蜀本作鄙語非）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声勢而已（日或作月）閤下書生也詩書礼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規与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元和十年詔公綽以女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聽以軍礼迎謁公綽謂曰朝廷謂吾老生不知女耶聽自行詣之引女度江抵安州聽以吾且欲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唯命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虞候三牒受之送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曲將曉兵

六十家有疾病公綽厚給之人皆感激故每戰皆捷以壯士氣斬所乘馬（公綽所乘馬嚼齧不能人公綽命杀馬以祭或曰用人不自備耳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駑必杀之補注柳氏叙訓及新日唐史並以杀馬為異正引公此事盖公之盜之去乃鄂岳時事）以祭踶（大計切又徒兮切一作嚼）

公綽為袁陽節度使時事司馬温公考法武帝詔馬奔踶而致千里）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

欝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鬬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或无會集二字）所以益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而在句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无而字）愛以副見暴之徒之心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食或作用非是或无之字徒二字句无下之字）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糜弊困頓三州之地

蛟蚋蟻蟲之聚感兇竪喧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焚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夫勞於圖議（圖謀也）作因狀狀（六切）握兵之將能羆羆貔虎之士畏懦蹴（將六切蹴促也）蹜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閤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意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閤下負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哉或作乎是或无哉字）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惠下或有賜字）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

是道閤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歲或作月）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幸甚遠徵軍士行者有爵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士人（或召作占）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營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閤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

李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諸本无蒙免一字又閣本○今按蒙免者蒙恩者蒙上田之庇而得遣免也連上文為句）

之恩而改職事也連下文為句）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賀荷十一郎行已附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春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譔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裨書記書蓋緣久闕附狀求因間粗述下情（或无求字閣或作闕○今按此謂裨書記書因田之闕為述己意也）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為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無任馳恋謹因使廻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呂本）（注絳字）（閣本）（出刺華州又公与絳同年故曰久故蜀本注所字）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比或作夜）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恋慕愈

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奬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比或作倫）儒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切念向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頒涕有兒女子之感（或无子字史記非將女子所知為兒女子所詐當有子字）獨宿直舍無可告語展轉歎欷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待（不下或无宜字）接過客俗子絕口不往時事務為崇深以拒上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超以致和宣滯為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或作与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書）（考異長慶二年六月以公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敕放臺參後不得為例按鄭氏春秋云故事御史中丞与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士士多逐捕不欲稽留然非專制也順宗實錄云故事尹与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敕放臺參後不為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唐本事須臺參下云亦是因以為然便令宣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聖因不可讀當從唐本（考異）曰時宰相照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不臺參以敬紳（一作參以敬紳）以詔自解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參以公為兵部侍郎而出紳為工部侍郎公復留紳為兵部侍郎公復為江西觀察使紳朝辭伯父元十八自公為四門博士時薦士十人於陸後李紳在中書紳忌其平昔之薦而劾公公既不言而出亦未有辨之者又謂公憂紳以附逢吉紳亦以附逢吉出黃州苦丁晉公書以謂山何任紳蓋公論也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參（或无使字）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呂本相本改宜）亦是以下十九字與於十須臺參之下仍於却不如下餘皆承一二字與善云今本頗不可讀當從唐本不知所謂也本者何本也閣抗蜀本六居今文姑以闕疑可也（一不用臺參已下當再出臺參一字義亦自通○今按二說皆本後說雖差勝然文意似亦未足當闕之以俟知者）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稍殊異即

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推巡緣府中褊迫是實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或作不及自修報狀或作不及修報狀）照察（照作昭○今按唐人書皆用照察字亦多）

送陸歙州詩序

（或無詩字或作送陸員外出刺歙州詩并序本自此下為第二十卷）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朝廷（方云陸修也）

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齋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出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或作或而屬下句又閣本作咸而屬下句今按莊子有居褊咸之語方本得之）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先上諸本有謂字以閣本云抗本此咸作或然稿無謂字蜀本如此作或為今本易為作謂訛轉甚也）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翺翔（諸本如此方本翔下皆有兮字○今按古詩賦有句末用當及語助者賓歌是也有隔句用韻及下句之末者騷經是也有隔句用韻有兮者騷頌之類是也今此詩方本若用賓歌之例則光有兮而不韻光翔當用韻而不當有兮華金可以有兮而去復不可以有兮也若用騷頌之例則下二句為合而首句不當有兮也蓋方所以公深於騷者不應如此例以之本失之也今定以諸本方本首句一兮字尤為簡便但無此本不敢以意創耳）歙

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為留我作此詩歌于逵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越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焉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鳥下閣本有鳴字）（字亦是敓古奪字或作奪）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閣本去又字而取下句尤字成一句不成文理說見下條）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上文已用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此又言人聲之精者爲言而文詞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脉首星相應如方以二本之誤遂去又字而以尤字爲上句不成文理又使此篇語不次第其說尤甚今悉正之）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在下或有於字假下或有之字）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弗作不而无能字）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辭或作說下或有於楚二字莊子蒙人蒙梁地也且辭楚威王之時未嘗仕於楚也）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申商到田駢鄒衍尸佼（音絞又古爻切魯人商君師之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數外入蜀著書二十篇号尸子）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其下又其字）（然亦未嘗絕也著本皆有此句閣本刪去○今按有此一句文意乃足閣本脫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善下或有鳴字浮字又作淳○今按此數句皆言魏晉以下本作淳唯蜀本及文苑作浮文章之病不應用淳字以美之諸本皆誤數以急弛以肆二

四句嘯本皆如此（乃）以（从）謝本刪去二以字○今按自其吉至此四句當為二列其第一第四句古本偶皆脫一字而之以以之一字使句之短長參差不齊而不可讀正與上李翼書相似其意以為以如是然後為古而不知所謂古者不在是也

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諸本如此去將天以下十九字○今按方本極无理蓋因亂而誤為辭又因辭而轉作詞耳今當改詞為辭又補十九字文意乃足）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魏晉（乃）作晉魏或无古字氏矣从閣本无此二字皆非是）從吾游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无信字或作善鳴皆非是左傳云克己復礼仁也信善哉公虫未必用此語然亦偶合也）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二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从閣抗蜀苑則下有有字非是若命乎天下當有者字更詳之）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釋或作懌然者（乃）作者釋然云顧命王不懌或作不釋釋然者其語本出莊子（乃）与或本皆誤也以解（乃）无以字非是）

送許郢州序

（或作送許史君刺郢州序仍注仲輿二字或作志雍安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終監察御史）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公下或有頓字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將位通（以下或有他字間或作聞）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卒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諸本无喜字（乃）从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荅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山下或有出字下或有羣字）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及天

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賦）作怒以上下文考之非是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之）无上句无下其字以考之非是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刑以獨急或字）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前下）（之）无之字非是（作其）（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信）（作）於以上文考之非是（之）（是）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

送賈從事序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甌）（作越以下文重出越字考之非是或无甌字亦非越或作甌）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敵）作敵一氣上承然也（敵）以閤苑作敵云敵橫擿也渭鉅海敵爲貝南此敵○今按敵敵扣也字書訓以橫擿而漢書注又訓擿也渭鉅海敵扣之謂邪（敵）（扣）蓋不以杖末奮擊但以杖自敵扣而發動之（敵）（扣）蓋誤而力以沙曲說以附之殊不可曉（作敵）亦非是但當作敵乃當抵對捍之意與上句順（敵）以閤蜀本作俗○今按島居卉服已見其民俗之西因又言此以見其風氣之惡自是兩事故下文云民俗卉服（氣）（氣）亦疑也閤蜀皆誤古（作任非是）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廣陵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變或作疾字）（瀕）（作）（瀕）（南山又瀕河十郡以）（瀕）字加於（作）（如其○今以上文考之此當言其氣俗既變生物益蕃之意若云因如其初則却是未嘗變矣（之）（非是）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之）之諸本无復出之字（之）如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臨）下或有御字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辟進方其

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我或作已行之遠文既如此遠字皆非是）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貽上或有其宗二字）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尤本作旣）四方無鬬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旣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公節（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官僚暇日追賞爲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公節數此序在正元壬午癸未間公爲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公節蓋謂德宗朝始置也）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宜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屬字）二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儀下或有少二字）於是縱大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有旨惟時酸聲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下夷狄之新聲襲衣冠與與如也（與與或作愉愉論語有此全句）有儒一生毗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儒一儒以或作而）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賁氏之南風賁之以文王宣父之操（賁續也文王操見史記孔子文字琴於師襄宜父操如將歸猗蘭操山也）優游夷愉殿屋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角下或有所字）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暐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

（暐或作曄宰相世系表當作暐居宰相世系表當作暐）

疑乎其上之人（下或有也字或无之人二字而有也字）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或无故字或无之字）下之人尅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从閻統蜀苑无詳明二字）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或无下而字）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无上敢字）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衆下或皆有人字）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然或作是）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虖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烏虖（猶嗚呼也古文於乎烏虖嗚呼皆一義或作於是人嚮道諸本皆同但嚮或作鄉）乎非是爲有（无爲字爲人从閻苑以人爲仁殊无文理當是所謂人者指應事者而言乃文作嚮道者謂指引其道路所嚮如公之於侯喜侯雲長之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年天下人焉則非今年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或有所[illegible]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西陽齊生者其起乎者乎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于南之[illegible]（从杭苑有簇字公[illegible]无管敗江西是時被州只爲江西觀察使至咸通中乃有[illegible]之号耳[illegible]皆誤）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幸進士有司用是連[illegible]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从閻杭蜀本得之）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居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辭乎

（徒是已其作鄉者亦音向与兵書所謂以鄉人爲導者音義皆不同也）

哉（疑至矣方作疑不得志矣○今按上文曰我之未至也下文曰我未也則此作至為是末下或有至字）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序

太李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顧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或作拜）密來太李李明經累年不獲選是弗利於是科也（獲下或有其字）今將易其業而二礼（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三礼有三傳有史科凡礼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尚書礼儀礼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為小經）（礼儀礼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為小經）（三礼科正元五年二月置）是習顧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為鄉榮（方无字）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矣其容信合於礼矣（其下或有似字非是）抑吾所見皆小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謂其習其或並无其字）

送李愿歸盤谷序

（東坡云歐陽公言晉无文章惟陶淵明婦夫來一篇而已唐无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余亦謂唐无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

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旌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
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文選賞作賜刑作戮）
（氏石本无此六字）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豊
頰清聲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
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
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諸本有所字）（天子諸本作主上）（以石本刪去下文）
（於時者之所為也同此）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
居而閑処升高而望遠（諸本如此）（以石本乃閑処作遠望）坐茂樹以終日濯清
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
安（蜀本及氏石本之作所以死辭氏石本作之今按此二石本不同又足以見所謂石本者之雖信矣然以
理推之作之為是諸舊本亦多同者）與其有譽於前孰若无毀於其後與其有
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下諸本並有く字）（以石本刪去）車服不維力
錯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

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走將進而趨
趄口將言而囁嚅（趄取狙切趄趄音狙囁之舌切又而舌切嚅女居切又音如趄趄行不進皇皇不敢出口也）
（作非是辟）（作法）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汙以諸本作汙穢作法以諸本作辟刑石本改不為）
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
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諸本作惟子之稼以石本改此）盤之泉
可濯可沿（石本沿作遠）（以石本云洪氏以為作湘石本刻本之記然此文自如往而復以容叶深以詩七月
以上皆一韻一韻以稼叶上此類用多以容叶深以詩七月
昌黎韓愈以上皆一韻一韻以稼叶上此類用多以容叶深以詩七月
解以浴于沂作沿于沂按古韻為韻合所信之不杭閣本而去湘以沿其說當
按（以正韻為韻合所信之不杭閣本而去湘以沿其說當
矣然必以集解為說又似太拘今世所傳集解蓋未必盡公
本矣也又按盤（石本在盤之說不同不知何故姑
可濯一句（以石本云洪氏以為作湘石本刻本之記然此文自如往而復
記之以俟知者然其以入聲只為以朝字耳政使實然亦不足
取其說詳設下條云盤之阻誰爭子所窮而深鄉其有容綠而曲文往
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殃以洪校石本作央又改殃本只作殃）然閣杭蜀本皆作央

王逸注離騷云史尽也已也此文如義作聚後作畯
時作肖皆石本字也○今按作畯於義爲得又按諸校
本多从石本而樊洪兩石已自同未知孰是其有同者亦
或无理未可尽信按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本正元中
所刻以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設然以其當時之物姑
存之以爲佳玩其小大不足校也詳公此言最爲通論近世
論者專以石本爲正如水門記溪堂詩予已論之

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禁或作禦飲則食兮壽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則或作且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古生以徜徉上音常下音羊徜徉也

送牛堪序

此篇或在後卷之首以關杭蜀本置此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甚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二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門或无其字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礼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或作孰字違衆而求識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爲幸矣堪太孝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 考異音釋附

序

送董邵南序 南下或有遊河北二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欝欝二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於吾[illegible]以閣本作於吾云或作閣本作[illegible]古所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諸本作[illegible]字○今按篇首云古為近之而語勢已微舛矣若曰吾所云語乃相應作吾所聞也字必是謬誤尤疑也然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出而習乱之意故其卒章又為諧[illegible]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

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丈上或有大字）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无苟有二字或无有字）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艱窮而斂愈急吾見懸於州（句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州或作前縣下或有復出縣字皆非是）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不爲者將在於此乎（崔君之仁上或有愈以爲三字）愈嘗得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子下或有其曹字）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爲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爲鄉之鄉貢有司者揔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爲知其大說或字縣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后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皆寒不能久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之老二字或作者）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或有人字）又二年

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毋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太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洛师或作洛陽及鄭字作反鄭云此序疑作公郊序云愈与童子俱陸公之門人是童子以貞元八年升于礼部又二年拜衛兵曹蓋十年也八年曾往河陽省曾寔見祭老成文序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鄭人邦○今按反字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鄭今以北過河陽而九月始及鄭童子未必為鄭人也）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謁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聞或作文方公五都當謂雍陝虢鄭洛等吏方以閣苑本定蜀本訓作郡吏今本洪訛吏為縣其失遠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与或作於孔上无之字）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乎者而勤乎其未乎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兼問路于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与如上或有出字非是方云孔子路去魯謂顏子曰何以贈我顏子請曰何以如我義不當有出字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儒名方作名儒非是）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文名或作其名而是或作則是）揚子雲稱仁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方无浮屠師三字直下或有為字與方作哥）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請或作序所下或无得字）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牽浮屠之說贈焉（告下方无之字）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

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事為或作礼樂心下或有必字）拘其法而未能人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落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上有或有所以字江河作河瀆作渎瀆告之二字）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后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粒或作穀）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礼樂刑政（大作過大乎或作過於上）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休安而氣平（施或作大）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為下或有之字）夫鳥悅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為之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脫或作免）今吾与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幾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臧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不為上或作或弱或作弱告人或作告之）既重拊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請或作詩非是）

送楊支使序（或作送楊八支使歸府）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潘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賢或作俊）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二人下或有焉字）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与之処者非其類魚有享之以李氏之富不一日留也（无於字或有其字）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魚不尽與之遊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尽作得或別作得字在尽字下）

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於門下其来而鎮茲土也（所鎮或无而字）（鎮或作領）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

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〻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士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恵足以存下本或无於是知以下十七字一本并无聞其言而見其行七字以閣抗錄幕下即云及支使之來也國其言而見其行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支使智足以造謀目及羣博乃與上文相應○今按此數本互有得失而以尤疎略他今所定詳密有序而又後之以詩書六藝之孝先聖賢之德皆以成其文以附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声实於天朝也所作人夫樂道人之善以勸其歸者乃吾之心也勤或作勸謂我為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

堅下本或有字歸道州與道州字何氏出周成王母宋虞叔虞後十二代孫食采於韓〻為秦所滅子孫分散居於江淮晉以韓為何氏遂為何氏

何於韓同姓為近於或作与集注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宋虞叔虞後十二代孫食采於韓〻為秦所滅堅以進士拜於吾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士堅為生〻博士為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生博士或作生与博士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邪不上或有志字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或无賢字道州陽城道有湖南為蜀州湖南楊公又賢也或无湖南又字楊作陽皆非是此謂陽城也堅為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振楊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楊或作楊非是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鳳下或有守字是鳥或作是鳥也史或作使或无已字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或无之字或无高字獨衡下有山字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或无峻水清而益五字非是駛或作

駃音決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如周礼測土深之測下側下別有南字皆非是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上於元切又音蜿下市衍切又音善蜿曰蜿蟺蜿蟺也又屈曲皃扶輿相如曰扶輿倚靡郭璞注淮南扶輿猗靡所謂魯析摩地扶輿猗靡也磅礴而鬱積磅方音旁薄音薄音薄同也釋文旁字又作磅沈仲明西岳詩磅礴壓洪源鬱積鬱積皆氣積之皃○州下方有之字窮下无盛字衡山之神所鍾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鬱上或无而字方无柚字美及橘柚之包五字當下或有而字非是意必有異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送寥有方時二云交州多南金犀瑇瑁珠璣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恠陽德之炳耀德發於紛華而穿鍾乎人今寥生則健重厚孝弟忠信以質乎中而文乎外固鍾於陽德者耶子厚之序与八公此作其意一同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孝式作數寥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游豈吾所謂異奇而迷溺者邪迷下或有惑沒字寥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游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或作進士王含

吾少時讀醉鄉記王績字元功隋末大儒通之弟也有醉鄉記以次刘伶酒德頌含其子孫也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乃上或有然後字或也方作不爲感發字苦顏氏字子孫无字操瓢與簞曾參歌聲滕子曰方无發字雖而哥商消声滅天地若出金石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皆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何下或有事字爲字疑衍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也

又以直廢（廷上或有朝字）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志識其子孫（方无又字）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其世方作於世）於其或作於是

送孟秀才序（或注瑄字）

今年秋見孟氏子瑄於郴年甚少禮甚度手其文一編其近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之矣（識音志矣方作也）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吾益或作余益）今將去是而隋者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以就其志況其請之頻邪（彊而方作彊有非是）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衷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臺又況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

讀書以爲學續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鬬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非以或无以字）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之下或有於字）頎然其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爲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第焉以考其文則何信之有（諸本同下有不字方本亦然○舊本存管怪則何不信之有以下文意斷絕不相承懸每竊疑之後見謝氏手校眞本卷首用陳无已所傳歐公定本加同建炎奉使之印未有題字云用陳无已所傳歐公定本加同乃刪去此一不字初亦未悟其意徐而讀之方喜此字之爲此一不字而後一篇之血脉始復通貫因得釋去舊疑嘗謂本爲有功但諸本悉皆於韓集最爲有功但諸本悉皆不及遺此字豈亦不嘗見其眞本耶嘗以告之又不見信故今附）

（刪不字而復詳著其說云）故吾不徵於隱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或有其字方从閣本）

送王秀才序（或作王頻）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方无爲字大而下方有其字）其後雖故分如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方从閣本作分引○今改以分爲引蓋草書之誤然幸有它本可證方乃不取而独信其誤何哉）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爲人（方故下有莊字）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孫曰荀子非十二子篇云无置錯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儒效篇云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孔子傳有姓名字曰馯（音塞姓也）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瞿下或無子字或作名曰馯方）（子弓史記作子弘漢書作子弓授子軍子軍傳授子弓傳授之序与此不同）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書上或有師字非是吾或作余）太原王埙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憂賛其文斷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遲疾或作疾遲幸或作得）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絶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埙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荆潭唱和詩序

（此謂裴均楊憑唐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和集一卷蓋諸本作裴均非也）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詩者愈既受以卒業（或作集方卒業字原缺）

楚元王傳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眇遠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之音或作者之語非是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全若至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今僕射裴公開鎮緣州統郡惟九方无僕射裴三字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方公之所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懸絕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銖鍾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鬼神方作神鬼方兩府之役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諸樂章紀諸冊書在或作有非是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李益時佐幽州劉濟幕今相國李絳也

元年元和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年下或有春字按是年春公[illegible]是年春公[illegible]江陵安得有階朝道語有被詔告禮幽州德宗崩以醫寫告喪故至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主不每進益恭里或作卿及郊司徒公劉濟紅帙首韡許戈切亦作韡袴擡刀左右雜佩帙左字爲句韡木又切則當云左擡刀右雜佩矣不應云擡刀在左亦不應云有佩也在爲衣字无疑蓋本誤北宋號云帶劍之法在左右手袖之爲便則刀不當在左袖本亦非矣左右雜佩者中丐韡服韡丑乾切韡或作韡也今按韡服皆弓衣也公閣袪韡服皆弓室也公[illegible]弓則韡服韡字又可通作韡字用矣此丐韡服无利害作張非是矢插穴穴左傳抽矢納穴納穴箭筈也俯立迎道左道作賓非是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卒上或有及能又如是一句方從閣袪本但下文云上堂[illegible]客階坐以東嚮若至館如此即是常[illegible]不足言唯在府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礼自居

之意當以為是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階下復出即客一字云云文辭亦有即字則知古本誠然也今按復出二字古本無有然不知是何文理不足為正也愈白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平下文不應便重出如開元時乎下句但云必自幽州始而上无平字即又不成文理今定作平仍屬下句作乎今按若作乎字而屬上句則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師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自然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天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其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獻復出東都字大夫士或作士大夫